



青年新「夜」态：忙着「上夜校」



▲青年夜校开设绘画课堂

热搜话题上的“夜校”风终究是吹到了滁州。白天上班,晚上“上课”,滁州青年也在试图为自己的夜生活寻找一个新“夜”态:有趣味、有内涵,还有“搭子”。他们在网络上分享着被“青年夜校”吸引而来的喜悦,从一个个手机端走进一个心仪的课程,然后在下班后一头扎进“青年夜校”这个“小世界”,重新审视自己,然后再“构思”另一个自己。

一次选择： 主动“当学生”

从大城市吹来的这股夜校“风”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,据了解,“上夜校”也曾出现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,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,是带着时代印记的。过去,人们为了摆脱文盲、提升学历文凭而“上夜校”,而今再次兴起,其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已经有所不同了,“上夜校”已经成为了青年创造新鲜可能的一个选项。青年们从滁城的各个角落,汇聚到同一个坐标点,选择成为一名“学生”,记者走近他们,倾听他们,试图了解他们到底是想从夜校里寻找怎样的诗与远方?

“不是逃离生活压力,而是选择更多可能。”95后的桑旭告诉记者自己“上夜校”的理由,桑旭已经在社区工作一年多了,3月份的一个夜晚,她和记者相遇在“青年夜校”的一堂丙烯肌理画课堂上,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课,在此之前,她的绘画是“零基础”。自从考上社工,她的生活就成了日复一日的工作,“在社区工作中,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和人,反而让我看到生活的多面性,选择夜校,不是为了逃离工作的繁琐,而是为了抓住生活中的各种可能。”桑旭告诉记者,“青年夜校”的一切都很新奇,她被活动的名字所吸引,“一眼相中的感觉,这和自己追求的多样性人生很是契合。我对艺术类的、非遗类的课很感兴趣。”在桑旭看来,不断接触新的事物,“就可以碰撞到不同的东西,让自己发现自己更多的面。”桑旭把“青年夜校”看成一个窗口,是可以“破”出去看到更多风景的窗口,敢于尝试,是她为自己接下来的路选择的态度。

今年29岁的刘连连,从天津读完大学就去了上海上班,2019年,刘连连升级当了宝妈,就从外地回了滁州老家,暂时选择成为一名全职妈妈,随着二宝的出生,刘连连的生活更加忙碌了,围着孩子转,围着家庭转,离开了工作,刘连连依旧想挤出时间成为“自己”,“我本身就是学习服装设计的,对手工类,艺术类的课程就感兴趣,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平时带娃时的我全身心都是围着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,但是上夜校时,在那个时间里,我跟其他的学员都一样,别人看到的是我,夸赞的是我的作品。”与很多人强烈的职场竞争意识有所不同,刘连连的想法是不想丢了自己,也想拓展下自己的社交圈,找些社交“搭子”。上了夜校后,刘连连接触到了许多不同的人,交到了新的朋友,她感觉自己可以短暂放下妈妈这个身份放松一下了,她告诉记者:“参与青年夜校仿佛回到了自己读书的时候,认真的学习一项技能,觉得自己很开心,参与青年夜校使我开始想要走出家庭,重新工作。”找到自我,重新拥抱工作与生活,“青年夜校”打开了一扇门,让刘连连这样回归滁州的新青年重新规划起“起点”。

33岁的小龙,是滁州一家企业里的工程师,工作中的连轴转让小龙少了一些个人空间,说起以前下班后的生活,他多少有点无奈,“男生嘛,通常都是一个人的活动,会看看电影锻炼锻炼。”“青年夜校”开办的消息,让小龙的生活有了出口,平时的爱好也有了“用武之地”,小龙报了爵士舞蹈、绘画还有其他课程,“可以丰富业余生活缓解工作压力,扩大社交圈,夜校的活动让我可以融入工作之外的一个全新的社群。”他选择下班后走进人群,和有着相同爱好的陌生人共度一个多小时,来拆掉生活中的“墙”。



▲青年们使用扭扭棒制作绒花作品



▲学员们跟老师学习舞蹈

一场尝试： 双向的奔赴

在滁州,上“青年夜校”是一种很新的尝试,青年从家门走出,走进人群,钻进另一个世界,和一群萍水相逢的人分享、学习、提升,虽然是一场场短暂的“旅程”,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和内涵,在这背后是一场青年需求与城市包容的双向奔赴,是对青年需求的精准把握。

赵唯含是“青年夜校”里的国学老师,一直从事着家庭教育、企业培训师的行业,平时工作中常会接触到很多滁州青年,“我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,热情和积极,他们对提升自己的意愿度都很高”。赵唯含说道。互动中,她看到很多青年积极的一面,他们愿意让自己融入,愿意去分享,也愿意去投入与付出,在她看来“这是一群很有能量的群体”。

“青年夜校”的承办人方旭自己就是一名滁州创业青年,他对滁州青年群体的了解会更深人些,说起“青年夜校”,方旭有着自己的看法,“兼具学习属性和社交属性,这是夜校的一个重要特点”。方旭在工作中曾做过问卷调查、视频访谈调查,他发现滁州青年有很多需求,“参与的青年大概在20—45周岁之间吧,群体覆盖得还算比较广泛,为了满足不同需求,我们开设了非遗、舞蹈、手工、视频剪辑、国学、烘焙等课程,青年是有需求的,只是缺少一个‘汇聚点’。”在滁州开办夜校与一些大城市还有所不同,起初方旭也是有些担心。但经过连续两三个月的试运营,他又变得信心十足了,“只要我们关注到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,让青年的课程青年做主,就会效果很好,未来还要拓展更多元化的课程,做成长期项目。”

事实上,为了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环境、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,“青年夜校”的背后正是一场精心的打磨和用心的助力。

滁州市是全省首个推动以市委、市政府名义印发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的城市,为进一步推动滁州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工作,团市委积极响应,精心打造了滁州“青年夜校”这一品牌项目。活动的发起人王馨怡就是团市委的工作人员,她告诉记者“青年夜校”的课程设置通常丰富多样,常见的课程包括但不限于职业技能培训、理论课程、兴趣爱好培养等。青年夜校的举办场所也是多种多样,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。一些课程可能选择在社区活动中心、学校教室或公共图书馆等场所举办,同时,也有一些课程会选择租用专门的培训机构或文化活动中心的场地,以提供更专业化和高品质的教学服务。”

据了解,滁州市“青年夜校”采用市县联动的方式,目前,琅琊区、南谯区、明光市均已开课。课程模式采取的是“1+N+1”,是一项全新的普惠公益公共文化服务项目,“1”代表的是理论学习,通过系统的课程体系,帮助青年们深入学习党的理论、政策导向和社会发展趋势,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。“N”则代表了多元化的特色课程。另一个“1”则专注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容。课程将围绕如何打造青年友好的城市环境、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、促进青年参与城市治理等方面展开。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,未来团市委还会探索建立青年参与城市治理的平台和机制。例如,设立青年议事会或青年智库,鼓励青年就城市发展规划、政策制定等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,为青年与城市管理者搭建沟通桥梁,引导青年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实践。

滁州日报

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

文化中国行

开栏的话
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,是蕴涵着丰富知识、智慧、艺术的无尽宝藏,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拓创新、与时俱进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,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源泉。滁州雄峙皖东,襟江带淮,春秋时期即为吴头楚尾之地。千百年来,长江文化、淮河文化在这里交融传承,构成了开创性、开放性和包容性兼备的文化特征,并随着泱泱江水融入中华文化之森林,绽放多元而独特的魅力。

为更好传承厚重的文明,续写辉煌的篇章,本刊即日起推出“文化中国行”专栏,让我们一起沐浴文明的光华,共赴美好的未来。

淮上军与杨穗九

□张汝奎 唐更生 刘 欣

1911年10月10日,在武昌爆发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,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。10月12日,武汉三镇光复,史称辛亥武昌首义。

武昌首义的成功,激励了全国各地的反清高潮。11月,安徽寿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,11月5日,寿州光复。这次起义由同盟会领导,以农民为主体,先后光复了凤阳、怀远、五河在内的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。

淮上军光复寿州后,各路民军集议,决定成立淮上军。王庆云、张汇滔、张纶、袁家声、廖海栗、段云、毕靖波、权道涵、岳相如、李子久、杨穗九、李诱然、王占义等十三人为军统。其下设支队。最后淮上军编制十八个步兵营,马队、炮队各一个营。

完成建制后,总司令王庆云坐镇寿州,副总司令张汇滔率部西进光复颍上、阜阳,以及皖北其他州县;权道涵率部光复六安;岳相如率部光复凤台、怀远;杨穗九率部光复凤阳;袁家声、廖海栗率部东进攻蚌埠、五河以及以东地区。

二

凤阳历史悠久,古称钟离、濠州。明代为龙兴之地。洪武七年改中立府为凤阳府,同时分临淮县四乡设凤阳县。洪武十九年割虹县八都入凤阳县。府与县治于同城。凤阳以山命名定。《中都志》曰:“洪武七年迁府治于凤凰山之阳,赐名凤阳。”关于凤凰山,《清统一志》载:“凤阳县城内旧皇城东北之隅,府之主山也。府县皆以此而名。”《凤阳新书·城池卷》在解释凤阳命名时说:“国朝启运肇建中都,营皇城宫阙,席凤凰山为殿,势如凤凰飞鸣而朝阳,故曰凤阳。”

清代,凤阳城内即是府县治所,同时还是凤阙六泗兵备道,兼理凤阳钞关。兼督正关,设寿州正阳关,分关设临淮关、怀远、亳州、盱眙以及凤阳府治所,还曾在这里设过凤庐巡抚衙门。因此,至清末时,凤阳仍是皖北淮河两岸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中心,其地位十分重要。

1911年11月18日,由淮上军军统杨穗九(寿州徐庙人,现属长丰县)率部由寿州出发,沿凤寿铺道安成铺、洛河(概涧铺)、上窑、考城、刘府东进凤阳。淮上军抵达凤阳城的那天下午,城内满清官兵已化装逃离府城。

在城内,有凤阳同盟会田亚豪(淑扬)作内应,促使守城的清兵打开城门。淮上军兵不血刃进入凤阳城内。凤阳道台毓贤逃至七里桥被捉回,交代了金库财宝的藏匿之处。驻守在龙兴寺外的绿营清兵不战而降。次日,杨穗九以凤阳县长的名义,发布安民告示,商店照常营业,同时宣布取消凤阳府,凤阳县由省直管。



▲淮上军光复凤阳手绘图

三

2023年11月26日,我们去杨穗九的家乡——现长丰县罗塘乡鲁周村,访问杨穗九的孙子杨多祚。这是我们第三次去采访了。第一次,我们去长丰县杨庙镇实地调查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安徽工委遗址。杨家庙和徐庙相连,回来时准备去的,因为没有准确的位置没有找到。第二次,我们去时杨多祚带儿子去合肥住院去了。这次我们在一位田姓老乡的带领下,找到了杨多祚的具体住址。杨多祚现独居,不在家里。田老汉询问了一番,得知杨先生在一邻居家“捞门子”,于是他又热心地去邻居家,帮我们请杨先生请回来。

杨多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已经82岁高龄,身体很好,听力、视力正常,思路清晰。得知我们来了解他爷爷,他显得很激动,说:“我爷爷去世时,我已经十岁了,爷爷在世时,我已经懂事。那时候,他时而提起当年带领淮上军光复凤阳的事情,我们当地人都知道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凤阳县第一任县长。”他详细地跟我们讲述了爷爷在凤阳七里桥活捉凤阳道台的经过,并且告诉我们他爷爷堂兄弟七人,他们是分支住在这里的。杨家祖上是明初山西移民,到了清代,家道殷实,有土地数百亩,房屋数十间,自家建有两道水围子和一道土围子。爷爷杨穗九上过北京讲武堂,1905年参加同盟会,在凤阳读过书,和田亚豪四弟淑扬是同学,也是同盟会的同仁。

杨先生还带我们去看他爷爷的墓地,他说:“前几年,我们后代为爷爷立了一块纪念碑,碑文是长丰县政协林先生撰稿的,以我们杨家名义落款。”我们在杨穗九墓碑前瞻仰时,对辛亥革命志士的敬意油然而生!

回来的路上,我们很有感触,淮上军光复凤阳,杨穗九首任凤阳县长,是凤阳近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,它永载凤阳史册,具有重要历史意义。